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乙志 卷第二十

童銀匠 樂平桐林市童銀匠者，為德興張舍人宅打銀，每夕工作，有婦人年二十餘歲，容貌可觀，攜酒饌出共飲，飲罷則共寢，天將曉乃去，凡所持器皿，皆出主人翁家，疑為侍婢也，不敢卻，亦不敢言，往來月餘，他人知之者，謂曰：吾聞昔日王氏少婢，自縊於此，常為惑怪，爾所見得非此鬼乎，幸為性命計，童甚恐是夜復以酒至，即迎告之曰：人言汝是自縊鬼，果否，婦人驚對曰：誰道那，遽升梁間，吐舌長二尺，而滅，童不敢復留，明日辭去。

### 天寶石移

福州福清縣大平鄉修仁裡石竹山，俗曰蝦蟆山，去邑十五里，幹道二年三月三日夜半後，居民鄭周延等，咸聞山上有聲如震雷，移時方止，或見門外天星光明，跡其聲勢，在瑞雲院後石竹山上，明旦，相與視之，山頂之東南有大石，方可九丈，飛落半腰間，所過成蹊，闊皆四尺，而山之木石，略無所損，縣士李槐雲，山下舊有碑，刊囊山妙應師識語，頃因大水碑失今復在縣橋下，其語曰：天寶石移，狀元來期，龍爪花紅，狀元西東，邑境有石陵，唐天寶中所築，目曰天寶陵，距石竹山財十里，是月集英廷試多士，永福人蕭國梁，魁天下，永福在福清西，閩人以為應識矣，又三年，興化鄭繼之，正在福清之東，狀元西東之語，無一不驗雲。

### 祖寺丞

趙公時霽侍郎，政和八年冬，為無為軍教授，通判祖鞠者，濟南人，本法家，嘗歷大理丞，處身廉謹，以法律為己任，趙嘗夢游一小寺，寺旁有池，方不逾尋丈，四週朱欄三重，內一重可高二尺，中高三尺，其外四尺許，趙身在重欄內，去水止三四步，視池中有一浮屍，惡之，方欲越欄出，舉足極艱，屍忽起逐人，趙蹴之於水，再欲出，又起如初，復蹴之，至於三，其行稍緩，其容戚戚然，若有所訴，詢之雲：昔日罪不至死，為通判祖寺丞枉殺，抱冤數年矣，趙曰：祖丞明習法律，於刑獄事尤詳敏，決不妄殺人，答曰：此事固非祖公意，然因其疑，遂送他所，竟以死罪定斷，故冤有所歸，渠壽命不得久，將死矣，聊欲君知之，言訖，即躍入水，趙脫重欄愈高，唯四角差低，甚易之，然卒不可逾越，屍自水中指雲：從高處過甚易，遂如其言，踉蹌一舉，已出平地，復賀曰：既過此欄，前程無留礙矣，覺而驚異之，時朝適出外邑，迨其歸，才五日，得內障目疾，日以益甚，至不能瞻視，乃丐宮祠，又月餘，目頓愈，忽中風淫，手足遂廢，及得請而歸，過梁山灤口，舟壞水入，篙師急救拯，僅能登岸，鞠驚懼暴亡，距趙夢不數月，噫囹圄之事，深可畏哉，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，及所坐何事，為可惜也，趙公自記此事

### 夢得二兔

龍深父，生於辛卯，年二十五歲時，夢入大宮殿，及門，武士門焉，旁列四兔，顧深父曰：以一與爾，俯而取之，得第一枚，褐身而紫脊，抱置於手，武士又呼其後一人，授以次兔，俄又呼深父，復與其一，腹白而毫紫者，負於肩以歸，乃寤，時妻方娠，即語之曰：我夢如此，當得子不疑，然必當學生，汝勿恐，妻聞之懼，泣以告其姑，姑責深父曰：婦人未產子，而以此言恐之，奈何，後三月免身，但生一男子，時乙卯年也，已悟首兔之兆，其子名雱，亦以二十五歲得男子，又已卯年也，然則再得兔，蓋有孫之祥，三世皆生於卯，亦異矣。

### 龍世清夢

龍世清，建炎中，為處州鈐轄，暫攝州事，其後郡守梁頤吉至，以交承之故，凡倉帑事務，悉委之主領，又提舉公使庫，有過客至郡，梁餉以錢三十萬，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，龍為作道地，分為三番以與客，梁視事三月，坐寇至失守，罷去，繼之者有宿怨，劾其請供給錢過數，即州獄窮治，一郡官稍涉纖芥者，皆坐獄，龍亦收係，懼不得脫，夜夢入荒野間，登古塚，視其中杳然以深，暗黑可畏，手攀墓上草，欲墜未墜，一人不知從何來，持其髻擲於平地，顧而言曰：我高進也，遂驚覺，後兩日，溫州判官高敏信來，置院鞫勘，一見龍獄辭，曰：太守自以庫金與客，何預他人事，釋出之，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，及獄具，梁失官，同坐者皆以謫去，獨龍獲免。

### 徐三為冥卒

湖州烏程縣潯溪村民徐三者，紹興十五年七月中，暴死，四日而蘇，言迨至冥府，主者據案，皂吏滿前，引問平生既畢，授以鐵槌，使為獄卒，立殿下，凡呼他囚姓名，即與同列驅而進，吏前數其過惡，令持槌答擊，應手為血，以水噴之，乃復為人，如是者非一，良久事稍閒，縱步廡下，過一室，榜曰判官院，陳列幃帳幾格，細視其人，蓋故主翁王蘊監稅也，詢所以來，備言始末，且力丐歸，蘊許諾，與俱過他府，令坐門外，須臾出呼曰：汝未當來此，今可復生，手書牒見付，使亟還，且云：我在此極不惡，但乏錢及紙筆為用，汝歸語吾家，速焚錢百萬，紙二百張，筆二十枝，寄我，陽間焚錢不謹，多碎亂，此中無人能串治，當用時殊費力，宜以帕子包而焚之，勿忘也，又取首掠係左臂，曰：恐吾家人不汝信，此吾終時物，可持以為驗，即泣謝，踴躍而出，中路頗有鬼神呵阻，示以牒乃免，益疾走，登高山，跌而寤，未暇詣王氏，既而復死，明日，王氏遣信來責曰：昨夜夢監稅言向來事，何不早告我，自是三日始再蘇，言某神遮留，令作競渡戲，視左臂所繫首掠猶存，封識宛然，徐後七年，至秀州魏塘，為方氏傭耕，又七年，以負租谷不能償，泛舟遁歸其鄉，過太湖，全家溺死，子弟景裴說方氏婿也

### 神霄宮商人

古象戴確者，京師人，年十二歲時，從父兄游常州，入神霄宮，訪道士不遇，出至門，有商人語聞者，吾欲見知宮，時道教尊重，出入門皆有厲禁，聞者索姓名及刺謁，此人不與，紛爭良久，控闔於地，歐之，徑入戶，諸戴恐其累己，皆捨去，此人既入，即不見，而於廚屋內遍壁上下，皆書呂洞賓至四字，知宮者聞之，拊膺太息曰：神仙過我而不得見，命也，明日，歡傳一州，後三日，戴氏諸人飯於僧寺，確起如廁，還就石槽盥手，傍一人俯首滌簍，一客相對與共語，確望客容貌，蓋神霄所見者，趨前再拜，其人驚問何故，曰：公乃呂先生也，具以前事告，其人笑命就甕取水一杯，自飲其半，以其半與確，確飲之，出白其父，奔至廁所訪之，無及矣，確既長，能為費孝先軌革卦影，名曰古象，後居臨安三橋為卜肆，有丐者結束為道人，藍縷憔悴，以淘渠取給，嘗為倡女舍後除穢，確心竊憐之，明日，延之坐，具食，謂曰：君名為道人，須有所奉事高真像貌，今日日從役污渠中，所得幾何，況於入倡家，衣服手足，皆不潔清，得無反招罪咎，道人謝實有之，特牽於餬口不暇恤，確贈以錢二百，忽笑曰：頗相憶乎，確愕然不省，曰：方見君於此，不憶也，道人曰：五十年前，君遇呂翁於常州僧寺，時有據石滌簍者，識之乎，我是也，確驚謝，方欲詢姓名，長揖而去，自是不復見，確自飲殘水後，至七十餘歲，無一日病苦，趙立說

### 城隍門客

建康士人陳堯道，字德廣，死之三年，同舍郭九德，夢之如平生，郭曰：公已死，那得復來，陳雲：吾為城隍作門客，掌箋記，甚勞苦，今日主人赴陰山宴集，陰山廟在南門外十里始得暇，故來見君，因問其家父母兄弟，泣下久之，郭曰：公既為城隍客，當知吾鄉今歲秋舉與來春登科人姓名，曰：此非我所職，別有掌桂籍者，歸當扣之，居數日，又夢曰：君來春必及第，我與君雅素，故告君，他雖知之，不敢泄也，郭果以明年第進士，又有劉子固者，與堯道同里巷，其妹婿黃森，賢而有文，父為吏，負官錢，身死家破，森亦不得志以死，死數月，其妻在兄家，忽著森在時衣，與兄長揖，容止音聲如真，子固驚惶，呼其字曰：元功，君今安在，曰：森平生苦學，望一青衫不可得，比蒙陳德廣力，見薦於城隍為判官，有典掌，綠袍槐簡，絕勝在生時，恐吾妻相念，故來告之，子固問來春鄉人誰及第，曰：但有郭九德一人耳，有頃乃去，其言與前夢合，方德說

### 潞府鬼

潞州簽判廳·在府治西·相傳強鬼宅其中·無敢居者·但以為防城油藥庫·安陽王審言·為司法參軍·當春時·與同寮來之·邵綦亢·數人·攜妓載酒·往游焉·且詣後園習射·射畢·酣飲於堂·忽聞屏後笑聲·如偉丈夫·一坐盡驚·客中有膽氣者·呼問曰·所笑何事·答曰·身居此久·壹鬱不自聊·知諸君春遊·羨人生之樂·不覺失聲耳·能飲乎·曰·甚善·客起酌巨杯·翻手置屏內·即有接者·又聞引滿稱快聲·俄擲空杯出·客又問曰·君為烈士·當精於弓矢·能一發乎·曰·敢不為君歡·然當小相避也·既以弓矢入·眾各負壁坐·少焉一矢破屏紙而出·捷疾中的不少偏·始敬異之·皆起曰·敢問君為何代人·姓名為何·何以終此地·曰·吾姓賀蘭·名誦·語未竟·或哂其名不雅馴·怒曰·君何不學·豈不見詩小戎篇陰鞞續者乎·遂言曰·誦生於唐大歷間·因至昭義·謁節度使李抱真·乾以平山東之策·為讒口所譖·見殺於此地·身首異處·骸骨雲■升不收·經數百年·逢人必申訴·往往以鬼物見待·怖而出·故沉淪至今·諸君俊人也·頗相哀否·坐客皆愀然·有問以休咎者·一一詢官氏·徐而語曰·來司戶位至侍從·然享壽之永·則不若王司法·時諸曹吏士及官奴·見如是皆奔歸·歡傳一州·太守馬昭中玉·獨不信·以為僚吏湎於酒·興妄言·盡械係其從卒·且將論劾之·眾懼·各散去·明日·中玉自至其處·察視之·屏上穴紙固在·命發堂門鑰·鑰已開·門閉如初·呼健卒並力推扉·牢不可啟·已而大聲起於梁間·叱曰·汝何敢爾·獨不記作星子尉時某事耶·中玉趨而出·自是無人復敢往·同戶乃來之·邵果為工部侍郎·審言以列大夫知萊州·壽七十五而卒·王公明說·萊州乃其伯祖也·餘中口及第·括異志亦載此事甚略·誤以審言為王丕·它皆不同·

王祖德

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·紹興三十一年·來臨安·得監印州作院·既之官矣·聞虞並甫以兵部尚書·宣諭陝西·即求四川制置司檄·以稟議為名·往秦州上謁·未及用·以歲六月客死於秦·虞公遣卒護其柩·且先以訊報其家·王氏即日發喪哭·設位於堂·既而柩至·蜀人風俗重中元節·率以前兩日祀先·列葷饌以供·及節日·則詣佛寺為盂蘭盆齋·唯王氏以有服·但用望日就幾筵辦祭·正行禮未竟·一卒抱胡床從外入·汗流徹體·曰·作院受性太急·自秦州兼程歸·凡四晝夜抵此·將至矣·俄而六人荷一輦至·亦皆有悴色·輦中人徑升於堂·據東榻坐·乃祖德也·呼其妻語曰·欲歸甚久·為虞尚書苦留·近方得脫·行役不勝倦·傳聞人以我為死·欲壞我生計爾·當已信之·妻曰·向接虞公書·報君沒於秦·靈輻前日已至·何為爾·始笑曰·汝勿怖·吾實死矣·吾聞家中議賣宅·宅乃祖業也·安得貨·吾所寶黃筓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·聞已持出議價·吾下世幾何時·未至窮乏·何忍遽如是·吾思家甚切·無由可歸·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·故得暫來·然亦不能久·又呼所愛婢子·恩意周盡·是時一家如癡·不能辨生死·忽青煙從地起·跬步不相識·煙止寂無所見·關壽卿耆孫館於夾街之居·見戶外擾擾·亟往視之·已滅矣·

蜀州女子

彭州人蘇彥質·為蜀州錄事參軍·有女年八九歲·因戲於床隅·視地上小穴通明·探之以管陷焉·走報其父·持長竿測之·其深至竿抄不能極·及取出·有敗絳帛掛於上·大異之·呼役夫斷其地·逾丈許·得枯骸一軀·首足皆備·即斂而葬諸原·明日·忽有好女子游於室中·家人逼而問之·輒避入壁罅·終莫得致詰·是時郡有陳愈秀才者·從閩中來·善相人·且能以道術卻鬼魅·召使視之·俄一婦人至·曰·妾本漢州段家女·許適同郡唐氏·將嫁矣·而唐氏以吾家條貧·竟負元約·既不得復嫁·遂賣身為此州費錄曹妾·不幸以顏色見寵於主人·為主母生瘞於地下·閱數年矣·非蘇公改葬·當為滯魄·但初出土時·役者不細謹·鋤妾脛骨欲斷·今不能行·不得已留此·非有他也·陳曰·欲去何難·吾為汝計·取紙翦成人形·曰·用以馱汝·乃笑謝而退·是夜彥質嫂·夢一僕夫背負此女來·再拜辭去·二事皆黃仲秉說

飲食忌